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七

起永平四年盡永平十八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

諫云臣聞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

不豫戒日不宿

食飲

不亨

食飲不亨謂不祭先故也

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

謂多有折槁木性或曲或直失其性則槁折而

直矣

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民諷詠

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

視隊稍消搖徇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愚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干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爲司徒太僕伏恭爲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慙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于冀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冀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

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 東平王蒼  
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驕特爲  
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訓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  
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帶凡匹夫一介尙不忘簞食之惠  
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忠頑  
之質加以同病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  
刑赤紱大夫之服曹風曰彼其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而居位者多也 霄象封有庫不任以政誠  
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  
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優詔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王 永平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帝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

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百官志將軍長史一人秩千石隸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史及御

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爲蒼蠶隊史員四十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六百石郎二百石

加賜錢五十萬

布十萬匹

冬十月上行幸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

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惠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

之政百姓怨結而吏民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

氏縣出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閭走卒是月還宮 十一

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 是歲發遣邊

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

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

內黃縣屬魏郡

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吁

去婦以女妻之

六安侯國在唐壽州界劉响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國故城在縣南

吁婦家上書

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實爲郎使者皆將家屬歸故郡

實氏故扶

風平 陵人獨謂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  
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寇謫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  
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  
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

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癸 永平六年春二月王維山出寶鼎獻之據本記王維山在肅江郡夏四月甲

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

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

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

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舉尙書皆宜抑而不省

示不爲諂子蚩也 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

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邱除車林鞬

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貳耶尸逐侯鞬單于

甲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

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戍里時年十九及在位恭儉少嗜

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離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

流涕光武每爲之歎息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

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 以東海相宋均爲尙書令初均爲九江

太守

九江郡在雒陽東東一千五百里

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營郡府內屬縣

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  
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  
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  
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旣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遂遭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  
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媼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  
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媿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  
絕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  
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諷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  
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故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  
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以南陽李善爲日南太



守善本清陽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  
續始生數旬而貴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  
哺養乳爲生運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  
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殺奴婢時鍾離意爲瑕邱長上書薦善  
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及帝卽位辟公府以能理  
劇乃拜是職善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  
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  
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  
遷九江太守卒續亦至河閒相 是歲釋教始入中國先是帝夜

夢金人其身長大黃金色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殺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得四十二章經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乃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慈悲爲主不殺至專務清淨所求在一身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貴於行善脩道以鍊精神鍊之不已至於無爲而成佛則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愚俗初聞皆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測王公大人觀於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久而益信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爲也

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爲大神列於甘

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鷟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大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屠經則釋典之東流其來舊矣

五 永平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遷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少有清行及爲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及卒家無擔石焉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爲司徒衛尉趙惠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

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

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爲

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

懷嫌怨欲畔甸奴異姓大臣左右脅鄰侯也又異姓有呼術氏須卜氏立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

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

將吳棠行度遼將軍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

薊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爲者蓋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

秋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天會百官於德陽殿帝思

鍾離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丙子募郡國中

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

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一切有

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藩

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

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賢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中國翻爲近住言

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或曰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時佛教初至東土王公貴

人未能卽信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故帝云然

壬寅晦日有食之

既詔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

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

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刀繕脩官宇出入無節喜怒過

差皆應門失守關隍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

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失守者

謂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故關隍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以脩應門之政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蓬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閉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按昔周康王晏朝耽于后夫人之樂故矇眛歌關唯以感之顯宗此詔正謂此也宋均注舛分明

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以廣漢王恂爲劾

令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憫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欲到洛陽而今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縣著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墜恂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而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恂俱迎彥喪餘金具在彥父厚遺恂恂辭讓而去并以被馬

還之恠由是顯名舉茂才乃除是職恠赴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

吏之掌盜賊者曰游徼

恠曰汝

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應故

恠而殺之恠曰常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

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

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附錄王喬者河東人也永平中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嘗

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歸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過至舉羅張之但得雙鳧焉乃

昭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召我卿乃沐浴寢其中蓋便自覆葬於城南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

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

當場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

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賢曰駁議謂勅單于歸漢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

幸有度遠之敗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眾往

眾因上書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氐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召眾為軍司馬使與馬蹏擊車師

永平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濠治譙今鄆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郡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郡今趙郡鄆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綰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

令以下

是歲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未

有國邑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

姓小侯

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

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廣陵

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

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

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

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

儵音儵魚子也又魚名也

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

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賢曰

春秋公羊傳之文也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

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丁永至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國除 夏四月戊子赦天

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賢曰校學也奏鹿鳴帝

自奏填篪和之以娛嘉賓孔穎達曰土曰壘竹曰篪周禮小師

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填篪土爲之大如鷺子說上

平底形似稱鐘六孔小者如鷺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暹曰

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

出運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郭司農小師註云篪

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填蘇成公作篪

誰周古史考云古有填篪詞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填蘇成公善

篪記者因以爲作也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

侯丁綝卒皮陽縣屬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護國於弟盛不報既

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在雒陽

東一千鴻陽狂不識駮駮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

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伋立父伋與與爭國公羊

傳曰桓者嗣順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桓蒯曠無道靈公逐之而立桓然則桓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

故駮引以為言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

悟坐涕乃還就國初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

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銳精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及既受封乃

開門教授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以沛國

趙孝為諫議大夫王莽時孝父普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

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洒掃待

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問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

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永平初辟太尉府帝素聞其行詔拜諫職隨遷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謙恭行己類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一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咸平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歡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牙息菽飯之節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則是要腹矣君腹帶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永平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

哀牢博南二縣始通博南山度蘭蒼水

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蒼水

有金沙洗取融爲金

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蒼爲它人

徵遼

東太守祭彤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帝既嘉其功又美其清節拜日賜錢百萬馬二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託重任 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破

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浚儀縣屬陳留郡

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

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于樂海口千餘里

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卽黃蕩渠也

汴自蔡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蔡陽山北一里過十里立一水門

汴以東積石爲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澗郭璞注云旋流也

令更相澗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

然猶以百億計焉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

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

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爲司空是時

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河汴之隄決壞則汴水東

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辛巳帝行幸蔡陽巡行河渠

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下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

日月益甚竟深之人多被水患今既築堤治渠絕水立門河汴分  
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  
得鋼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壬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

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

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

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

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畱住楚宮許太后英母許氏也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

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辛永平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

復爲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關司徒當是虞延免後冊穆未至開澤行司徒事爾故云數月澤性



清潔其爲太常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竊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諧

奚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齋叶一日不齋

醉如泥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鉅鹿郡在魏

里百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父詔許太后曰國

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係

卒天年而王不念願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

係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

者令安田宅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

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

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

配王男可以尚主

賢曰宏  
為特進

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

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

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

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

門下掾  
在都門

下總錄眾事功曹史主選著功勞五毒四肢及  
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撻及灼及徽纆爲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

解頰母自吳來雒陽覘候消息獄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食以饋

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

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

將案之續曰因食餉藥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

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斲慈以寸爲度故知  
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上乃赦  
興等禁錮終身續先仕郡爲戶曹史時歲荒民饑興使續於都亭  
賑民饘粥續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  
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而禮之刺史行部見續辭  
爲別駕從事以病去復還郡爲門下掾竟脫興於死顏忠王平辭  
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陽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統弟  
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漢澤  
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  
北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副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  
獨問忠平賈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曰更持兩端促提下擡之左右方引去明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立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

漢紀三十七  
十四  
四

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則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出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安字邵公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可受從事愕然而止家甚貧嘗遇大雪積地丈餘縣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儼

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除任城令吏民畏而愛之及寬理英獄一郡稱仁初京兆廉范趙將廉頗之後也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時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賊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鈎求得之穆聞復馳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終詣京師受業於博士辭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甚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待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耶語遂絕融出因病

范隨而養視父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至是辟公府會辭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詰責曰辭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愚戀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竊臣之曾祖母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范由是顯名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爲廣陵侯食六縣又封竇融孫嘉爲安豐侯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糲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

議宗廟法從事

前書曰置議宗廟者棄市

至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於下邳

下邳縣本屬東海郡是年

以臨淮郡爲下邳國下邳縣屬焉

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

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

魯共王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卽此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

後漢縣本大梁

夏四月庚子還宮以侍中桓郁授太子經郁數進忠言多見聽納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

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

衍爲下邳王暢

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

陽馬后曰諸子愈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

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初皇后既立從兄嚴乃閉

門自守猶復慮致讖嫌更徙北地斷絕賓客至是后敕使移居洛

陽帝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

建武注記又令與議政事甚見寵幸撫健爲人少有高才而沈靜



樂道舉動必以禮教授弟子千餘人固彪之子也 謁者僕射耿

秉數上言請擊匈奴

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

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

父融在河西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

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

張齊王續之孫

好時侯耿忠等共議

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

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

居延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北

虜失

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耶單于

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尙未內屬

北虜未有數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

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

山過之皆下馬拜焉

得伊吾

賢曰伊吾卽伊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

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

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

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  
繫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  
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  
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三部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以掌乘輿駙  
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  
一日近也疾也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生有偉  
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常言中國  
虛費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帝深然其言每公卿會  
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思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癸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蔡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在朔方北

竇固耿忠率酒泉敦

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

賢曰按遼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

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駹音忙馬黑白面耿乘秦彭

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

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

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

賢曰蒲類海今名婁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

取伊

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乘秦彭擊匈奴林王

句音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前

書匈奴水去令居數千里戶瑣曰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

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

北史曰

得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在沈殺

內重自恨竟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

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  
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  
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歎良久烏桓鮮卑追思彤無  
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爲立祠四時  
奉祭焉

彤先爲遼東太守咸  
信行於烏桓鮮卑

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初扶風班超

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行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中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  
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  
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乃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  
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

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至是隨固出擊匈奴固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起行到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

超行到

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己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侍胡鄯善所遣侍超者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

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緝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遣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寶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

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窳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窳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窳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窳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

黃馬黑喙曰駟

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

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王莽天鳳三年馬香擊殺王駿

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漢而西域遂與漢絕也

淮陽王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婿韓光招  
姦猶作圖讖祠祭祀事下案驗五月癸丑弁光及司徒邢穆皆  
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眾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

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

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

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壽州全椒縣南

是歲北匈奴大人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營

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

星列

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

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糜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甲 永至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



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

樹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謁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帝紀誤以原爲甘帝令百官采

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音嚴盛物器感動悲

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北海敬王陸薨睦少好

學光武愛之數被延納帝之在東宮尤見幸侍入侍諷誦出則執

轡時中興之初禁網尙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

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

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賀曰中大夫

國官也掌奉正使京師奉璧賀正月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

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二月乙巳

司徒王敏夔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 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汝山以西汝山在蜀郡蒲氏道西徽外江水所出杜

佑曰茂州黃汶山縣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檠木等百餘國皆舉種

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歌誦漢德輔使健爲郡掾由恭

譚而獻之健爲郡在雒陽西三百七十里由姓也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

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珙超從聞

道至疏勒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二百里去兜題所居檠案城九十里逆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

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

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考異曰袁紀云求索

故王近屬得兄檢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檢勒立之更名忠今從超傳

國人大悅超問忠及

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

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

懷遠祥物顯應竝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

人慕化寶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

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

差時賜天下男子博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粟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討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燉煌

昆侖塞擊西域

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

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曹涉於此處至縣有昆侖山乘張皆去符傳

康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

以屬固

符傳告合之以爲符兵符也傳亦行兵所用以爲信專將則有符傳今以兵屬固故去之

合兵萬四

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

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

固以後王道遠山谷

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

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

竝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

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

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遣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

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

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

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

莽之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

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

後王部金蒲城

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

北庭府蒲

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賢曰柳中今四州縣考異曰袁

紀作折中今從范書

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係也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初

扶風蘇純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

蘇桓公

桓公純字也

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至是從

軍有功封中陵鄉侯

永平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北單于遣左鹿

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

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

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

解去

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

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十二諸侯府也

耿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

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出北至疏勒迎恭審視木末則非疏勒國城也秋七月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

井再拜爲吏士禱身自牽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八月壬子帝

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

公主爲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

曰郎官上應列宿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

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

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尙書閹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

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范曄論曰明帝善理刑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

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

決獄之數僅居

前代十分之二言刑清也

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

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宏人之度未優乎

太子卽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

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

東都南宮北宮皆

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宮衛士漢官儀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一人朱壽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籤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爲封榮傳其有官位者令鄙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鐵印以符之諸馬乃其譖仁於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

愈善之拜爲什加令

什加縣屬廣漢郡比卽高帝封雍齒之什加也○郝音方

壬戌葬孝明

皇帝於顯節陵

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時諸貴人當徙居南

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

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



明帝永平十八年

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喪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冬十月丁

未赦天下

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趙憲爲太傅司空牽融爲太

尉竝錄尚書事

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

孺領尚書事此錄尚書事之所由始也然猶未有錄名尚書有錄名自此始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蜀地肥饒民吏富實

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帝以其在郡公清所舉得人故自遠郡用之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龍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

斲食其筋革蒸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  
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  
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  
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  
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二部謂  
關龍及恭也匈奴圍之  
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  
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酒泉太守段彭考異曰耿恭傳云  
秦彭今從前紀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

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甲辰晦日有食  
之舜御史中丞馬嚴上書言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盡心爲國  
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  
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  
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坐貶是使臣下得作威  
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  
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  
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固養以崇虛名問無也問養者養或未曉其虛無之習氣也  
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書奏帝納其言嚴居官數薦  
達賢能申解冤結大有裨益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  
防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瑱門拜名曰夕郎終明帝

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詔勿收三州

明帝永平十八年

田租芻橐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兗州部 陳留東郡 東平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等郡 國 豫州部 汝南 潁

川二郡 梁 沛 陳 魯 等國 徐州部 東海 取 瑯 彭 城 廣 陵 下 邳 等郡 國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八

起建初元年盡元和元年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炘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爲嫡即位諡法溫克命儀曰章伏侯古今

註諱炘之字曰著在位十三年改元三建初入元和三章和二〇炘音恒

丙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寬豫徐三州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

稍少也謂

少與之而不頓與之也

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賑尤貧者計所貸并與

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

長吏躬親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上問司徒鮑昱何

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今陛

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但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

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

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閒

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

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

漢蘭臺藏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讐

之職劉向揚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道令史典校秘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歲詣蘭臺拜校書郎

帝下其章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

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

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雁之郡

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光武絕

西域之國

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元二十二年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

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

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

贊固等取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

將吏士也

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

田減少穀價頗貴民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

桑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民事罪非殊死須秋案驗

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

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是時承永平故事

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卽位宜

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



已甯僭無濫故唐堯著典胥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

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三德謂剛柔正直見洪範

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慎刑

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陞

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宏崇晏晏

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聖晏晏

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尙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

勞音彭執

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

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大政負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絃絕矣故曰

罰得則姦邪止

賞得則下歡悅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

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

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

城賢曰前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城號交河去長安入于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斬首三千

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

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燉煌迎兵士塞康因

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

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

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

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

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

賢曰玉門關名屬燉煌郡在今沙州臣賈案酒泉郡又有

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燉煌明即玉門關也

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

鄭眾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

眾先以軍司馬與馬應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

上疏奏恭

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

糞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

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能

戊己校尉及都護官

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

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

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

漢使去因以刀自剄

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

超還至于賓王侯以

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

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前書

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

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帝因下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

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

得人爲本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

而授之以政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劬畝

劬卽不繫

閱閣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探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報書曰聞吏民奏事

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

板然意解板然猶自然也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吾心

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

之分勤勤懇懇以彗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孝明皇帝大

孝無違承奉遵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

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秦始皇葬於驪山徙三萬家起園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

止賈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

建都郛哉

郭郭也

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

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

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

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七月辛亥詔以上

林池鑿田賦與貧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

危三星亦爲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

史記曰房爲天駟東北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 初益州西

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咸慕皆奉珍內附明

帝爲之置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嶺南嶺下

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

合爲永昌郡嶺音水 以純爲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後人不能

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懷

怨望有告延與子舅勛造逆謀者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爲阜

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 北匈奴舉林溫禹犢王將眾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

舉林溫禹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彤

等北伐將眾遁去今復還

既而南部大饑詔粟給之

是歲徵處士滄于恭爲

議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恐其愧恥潛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兄得與俱免後崇

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箠兒慙而改過初遭

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耕人止之曰死生未分何空自苦恭

曰縱我不得亦可以濟人墾耨不休後州郡連召不應幽居養志

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至是帝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

二十四遣詣公車引見極日訪以政事皆本道德以對其所薦名

賢無不徵用

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先京師而後

諸夏

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伊吾盧屯兵事見上卷永平十年

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

博南大破斬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癸巳詔齊相省冰秋

秋素也其色鮮潔如水

方空穀

穀紗也其薄如空

吹綸

綸

如綸可吹而飛起者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

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

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

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

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衛尉與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新

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新陽侯就也賢曰新陽縣

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原鹿貞侯勇猛誠信原鹿侯議也原鹿縣屬汝南郡此三人

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息

一出入之頃屏氣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

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

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

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

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



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

講單衣也領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污也。講音講。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

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

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者太

后兄廖兩校尉者防與光亦太后兄也

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

可稽叩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

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

高祖約無軍功不侯

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

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

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盛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  
傷獨賦之家後必殃

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

飽耳今祭祀則免太官之賜衣食則家御府餘資

自西都以來皇  
后家祀其父母

太官然其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  
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樂言之也

斯豈不可足而必

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

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

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常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

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

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

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太夫人大  
后母也

太后以

爲言兇衛尉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

嘗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

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樸素無金銀

之飾廣平王羨臣鹿王恭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

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承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漢

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註日濯龍亦闕名迤北宮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

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馬屢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事見二十八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事見三十三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

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劍瘢好劍客蓋指吳王闔閭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王好細腰而

國多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音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歲有切事貫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賈曰言儉素簡約后之所安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勸法太宗

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滿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替人夜誦之意太后深納之初京兆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建武中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政不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乞辭請有威帝心曰乞楊生師卽尺

一出升

乞音氣與也

政由是顯名然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而

篤於義梁松陰就皆慕而請交政亦不拒然切磋懇至不爲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之稱疾不爲起政排闥直入徑升武牀

把其臂而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

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若動者刀入脅矣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

交友至是諸公多薦之者乃以爲左中郎將初安夷縣吏略妻

卑洧種羌人婦

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日略○洧音甫又上聲

吏爲其夫所殺安

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其殺延而與勒姐吾夏二種

相結爲寇

勒姐羌居勒姐漢因以爲姓名

於是燒宮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

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

安夷徙居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臨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

西平亭東七十里遼水又東合勒如溪水

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

隴西漢陽

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

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

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騎步兵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

騎虎賁惟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騎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騎及

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衛兵也

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

馬防傳云積射士

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

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

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繼介

難爲意愛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

前書

難爲意愛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

圖其眾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

鄯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

西南去龍桑

城二百里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

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

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其星西曆七東曆八

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

爲後諸竇貴

人母卽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

此音

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

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

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軍令駟

協陳留縣屬陳留郡冠軍軍營屬南陽郡

竝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

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

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

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范曄論曰第五倫峭核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諄諄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弊故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

成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赦天下 馬

防擊布橋大破之

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開也今從防傳

布橋將種人

萬餘降詔徵防還詣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大鴻臚竇固善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于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愛軍事坐徵下獄免官歸故郡卒於家

范曄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姑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



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乃至是以爲二漢富疏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后年六歲能書建初二年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帝先聞后有才色數以訊諸姬傳及見雅以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至是立爲皇后 初顯宗之世治摩沱石曰

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賢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鄴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

晉陽西北石墮紫紵若羊腸焉故以爲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欲乘摩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優汾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註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

原鄆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溪註曰太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浚則知此澗自太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杜佑曰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唐昌漢苦陘縣也。按音交。欲令通漕

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死者不可勝

算帝以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隱審量括

銅木必待隱括蒸煉然後直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

詔罷其役更用驢犂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

也 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

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級 冬十二月

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 武陵漢中蠻反賢曰漢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

漢音婁是歲有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帝嘗饗衛士於南宮

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闕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置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闕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帥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紵與紵同音計及衣一篋可時奉贈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制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博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尙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闕甯願玉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禁之如遇

元建初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

爲太子 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

炳爲淮陽王

炳音丙

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

江頁郡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皇帝以天下豐稔方亟無事癸卯

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

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車騎將軍防爲

順陽侯

順陽縣屬潁川郡

執金吾光爲許侯

許縣屬潁川郡

太后聞之曰吾少壯

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

降損冀棄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

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竝辭讓

願就關內侯

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竝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

廖等之旨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轉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詔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帝不許廖等

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廖防光皆以特進就第馬氏惟廖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防光俱奢侈好樹黨與 甲戌以司徒鮑

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戊寅潁陰石從天降大如鐵

鎖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

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

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 漢制貴人綵綬三采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諸侯赤綬四

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

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校

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方今天下小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

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 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

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將三番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

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承制問灘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

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逵誼九世孫也

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

通五家穀梁之說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

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

一篇建初二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

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

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故家

甚貧達母嘗病帝以錢二十萬使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

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所著經傳義

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附錄拾遺記云逵年五歲明惠過人

比鄰有讀書者其姊旦夕抱逵隔籬聽之逵靜聽不言至年十歲

能口誦六經姝怪而問之逵曰憶昔姊抱我於籬防聽鄰家讀書

故暗識之耳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屏屏且誦且記暮年

經文通備及長業成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

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人謂之舌耕

庚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眾

苦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大旱傷麥憂心慘

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當以巖穴爲

先勿取浮華 三月荆豫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 夏五月辛亥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瀝略聞子大

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竝可以補任 戊辰太傅趙熹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割款上張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西代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爲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



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

皆言倚漢與依天等

謂城郭之國若小若大其言皆然

以是效之

賢曰效猶驗也則憇領

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

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

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

前者溫宿國治溫宿

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

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

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僮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

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

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池州及義從千人就超

池州也

義從自領願從行

者或曰義從胡也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

都尉番辰亦叛

番音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

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方乃上言烏孫大國控

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事見二十一卷元封六年

至孝宣帝卒得其用

事見二十

七卷本

始三年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

辛建初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尉鮑

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正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以監黎陽營

兵鄧訓爲護烏桓校尉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之訓少有大志

不好文學其父禹心常非之及長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至是

出屯狐奴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北徙又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而訓生平好以青泥封罽乃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襜遺訓訓至邊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士卒無不欲爲之死鮮卑聞之遂不敢南近塞下 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蜀中風俗尙文辭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儉薄之風爲之一變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 帝以浦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

無不充備

建初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馮東海

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政東海王蠡子  
宇琅邪王京子

詔曰禮云伯父歸甯乃國詩

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

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及輔等至升殿乃拜

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

下省閤入禁  
中閤門也

上爲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而辭上疏

謝不自安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廢皇后無子養肇

爲子未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

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音稱

宋貴人

病思生免令家求之因誣言爲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

奉宗廟大義減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

承訓懷祗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

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郡縣復承旨

捕繫之楊友人山陽張峻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

志憔悴卒於家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

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

與己未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  
柏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

秋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投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

錢布以億萬計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

偃師縣屬河南郡

東涉卷津

卷縣屬河

南郡其北卽河津

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邠界皆精騎

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  
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己酉進幸鄴  
辛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爲鄴侯進  
幸槐里岐山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官東至高陵十二月丁  
亥還宮 東平王蒼疾病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  
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癸建初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獻王登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

武以來章奏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侯諸國王

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

人款五原塞降 稽留斯等部落  
蓋居三木樓山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染

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以中牟令魯恭為侍御史恭字仲康扶

風平陵人也父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

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為諸儒

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意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

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可應母

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

爲郡吏時意爲太傅聞而辟之復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斲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于是吏民信服至是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一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安乃舉恭尤異拜侍御史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



相慶諸寶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

帝漸致疏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

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新城縣屬河南郡賢疎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

曰今洛州伊闕縣松事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罪沈

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

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然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

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辟命交至竝無所就至是被陷而死無不痛惜 順陽侯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

終與廖書戒之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弟防及光俱爲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

風

孝文黃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

任性

謂起視成任性謂坐視其已成之事而不爲之戒飭縱任其本來之性而不爲之挽回

鑒念前世可爲

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實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

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互街路多聚聲樂曲度

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鵑之徒數百人

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

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

備由是灌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爲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  
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  
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  
侯思魯田許侯光也實曰雷之於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涇陽之

情

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涇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光比防稍爲謹密故帝特

雷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謂死於

後復有詔還廖

京師諸馬既得拜寶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第

篤爲黃門侍郎竝侍官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

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寶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

瑕釁衆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

雲集其門益騎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朝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

醒者呈酒病也

設險趣勢之徒誠不可

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敷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憲以賤

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

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

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出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盛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旣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以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先是下邳周紆

紆音迂

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

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柩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若

乃收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至是遷爲雒陽令經下車先問大  
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  
豈能知此賈菜備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踟躕  
京師肅清獲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劔擬篤肆詈恣口篤以  
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譴問遣劔戢士收紆送廷尉

詔獄

劔戢士左右  
都候掌之

數曰貨出之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

大將軍  
置長史

司馬其不道將軍而長  
史特將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  
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  
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譏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

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  
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  
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帝以侍中會稽鄭宏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

汎海而至

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實  
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爲東冶

後改爲東侯官  
今泉州閩縣是

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

夷通遂爲常路

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  
出桂陽下澗水則舊有是路宏特開之使夷通

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  
藏殷積宏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甲建初九年

是年八月  
方改元

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夏四月

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爲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及圖讖作五經論  
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如如一稱爲賢王 陳事者多  
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  
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  
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  
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 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  
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



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

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夫

事見十四卷帝皆納之彪賢之元孫也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

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

儒宗性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

卿子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

也說文曰笞擊也又令丙筮長短有數賈曰令丙為筮之次也前立謂立而考訊之

甲令乙令丙又景帝定筮令筮長五尺本大自往者大獄以來掠

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說文念其痛日鉗鑽也○鉗音錡鉗音攝

毒忱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宏為太尉時宏舉將第五

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

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閒由此以爲故事 癸酉詔改元元和中西

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詩音命司空自將徒支

拄椅梁注者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

章陵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

尚書僕射暉有氣決年十三與家屬避亂道遇羣賊欲劫諸婦女

略奪衣物暉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

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

子內刀遂捨之而去性矜嚴進止必以禮同縣張堪素有名稱接

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

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其

子怪而問其故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暉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友而用之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其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婢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王簿持璧卽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願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

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鵬者掾自視孰與簡相如顯宗聞而壯之召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者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儻仆吏民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暉爲吏剛見忌於上遂被劾去暉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及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于是鄉族皆歸仁焉至是帝聞其賢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尙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賚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

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無愆

黃髮老稱

謂朱暉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可復醫議

補誌不可醫者

慶均論

之疑也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竊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

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

問暉起居

賢曰直事郎謂

答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

十萬布百匹衣十領魯國孔僖涿郡崔駟同遊太學相與論孝

武皇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閒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

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至如孝武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

所具也

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

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

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

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

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東躄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

昔吾先君築臺以爲高位田符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

足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涂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

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

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

甯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

儋蘭臺令史

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

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

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逕纒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

朕甚閔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

之

賈曰三屬即三族也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

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安陽令

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

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減終身捐棄兄戚

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尙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考異曰義博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建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

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邵鈔之

大獲而還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

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

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

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

超立忠爲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

烏卽城遂降

爾雅述異記云是年大雨有一青龍墮于宮中帝命京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肅帝元和元年

三六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六終